

卷八



卷八

宋葉文康公禮經會元節本卷之

平湖陸龍

其稼書

點定



錢塘許元淮滙東節本

宮衛

此篇因宮正宮伯二職因詳考郎衛兵衛之制

宮正宮伯掌王宮之官在王宮者百官府之數各有版士庶子之數亦有版官府有官府之次舍士庶子有士庶子之次舍宮正則掌其戒令糾禁而比百官府之眾寡宮伯則掌其政令秩敘而授士庶子之職事此皆言宮衛者也以周禮考之宮正宮伯所掌皆

禮經會元卷二 宮衛

郎衛也太僕虎賁司隸所掌乃兵衛也 居守環列之衛天子所親以為腹心者也居王之左右前後則其地密備王之顧問應對則其任專是必稽其功緒而糾其德行會其什伍而教之道藝所以勸之使為善也辨其內外而幾其出入去其淫怠而絕其奇衺所以警之使不為惡也 蓋百官府之衛衛必有功給徒役之民苟不以時而糾勸之一有不正之人混乎其中必能為德行道藝之害居王所者必皆辭居州而後可此宮正所以拳拳於此也至於士庶乎之

在版者是其卿大夫之子弟。有司保以教之。有司樂以合之。又有諸子以考之。故宮伯惟均其秩而頒其衣裘。均其敘而掌其誅賞。如此財在八次八舍之列者。孰非端人正士哉。若夫虎賁之士。臣隸之僕。夷頽之兵。雖不言其政教禁令。然虎賁氏以下大夫掌之。太僕以下大夫統之。師氏以中大夫帥之。又况虎賁氏所掌八百人。不言徒而言虎士。則皆士人之有勇力者。雖名爲兵而不聞一武夫悍卒放慢詭譎之人。得廁跡於其間。師氏虎賁無非吉士。侍御僕從罔非

正人乎。時夾階肥而立堂。垂執鸞越而止戈刃者。卒皆冕弁之士。是雖有郎衛兵衛之別。而何嘗有文事武事之判耶。然均之爲宿衛也。宮正宮伯則統于太宰。虎賁太僕則統于司馬。司隸則統于司寇。而師氏又爲司徒之屬。何哉。蓋宮衛不可以不相聯。而兵權不可以不相制。官皆王官。兵皆王兵。先王固無相疑之意。而戎戒不虞。備存無患。先王亦不能不先事而爲防。嘗觀成王之季。太保乃命仲桓南公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鈔夫虎賁。非太宰

之屬而太保得發之則太宰兼總兵衛亦明矣然呂
俊雖掌兵亦有宰臣之命則不得擅發召公雖制
命非有二卿命將以往則亦不得以專行兵權散主
不在一人周人制兵之意深矣

膳羞

此篇釋膳夫諸職見其關係人主之身心

天官之屬自宮衛之外未違他事而首及膳夫之職甯不以膳羞爲重歟膳夫食官之長詩曰仲允膳夫又曰膳夫左右古人拳拳於膳夫者蓋以膳夫得人則可以導人君奉養之節而窒人君嗜欲之原且以膳夫下數官考之食膳飲之用六珍之用八羞醬之用百有二十鼎俎之物皆十有二此膳夫掌之也六畜六獸六禽之名死生蠃薨薦羞之物膳羞好羞庶羞禽獻之供此庖人掌之也內而膳羞割烹煎和之事修刑膾胾骨鱠之具內饗共之外而割烹脯修刑膾之共鼎俎牲體魚腊之實外饗共之烹人共鼎鑊給水火之齊以職於內外饗甸師共粢盛帥薪蒸之徒以役於內外饗獸人共獸獻人共獻鼈人共魚鱉龜蜃腊人共脯腊膾胾此皆備物之共備味之養以奉承乎一人是之謂玉食也然聖人豈自奉養而使肥甘日足於口邪今觀膳夫之掌膳也王燕食則奉膳贊祭所以起其敬授祭品嘗食王乃食所以謹其微侑食以樂卒食以樂所以導其和庖人則辨香

臊腥膻之膏而欲適四時之宜。內饗則辨瘠羶臊腥。腥蠖之臭而去其六物之不可食。獸人則辨冬夏春秋狼麋獸物之獻而取其聚散溫涼以救四時之苦。古人之於飲食凡可以均平其氣體而衛護其生理者無不曲致其詳。是以居移氣養移體耳目聰明血氣和平。蓋存我則可以厚蒼生安身則可以保國家也。獸以時田魚以時梁龜鱉亦以時簪則是王之奉養有節而交萬物有道也。王既無妄用臣亦無妄供至於殺牲盛饌日舉三舉則內饗陳其鼎俎以牲體實之醢人則共醢六十齏醢人則共醢六十齏。王且舉齊日則三舉蓋其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宜豐於常日也。否則一日一舉焉。若有喪荒札莪變故則又徹常日之膳而不舉其辨物也以時其用物也不妄其取物也有道其視物也同體不徒爲口體之養而且存以養其心此之所謂飲食寔樂之所謂養八珍九鼎之所謂饌而耳目聰明大人格心之學此爲有助於王而掌於太宰也。

燕禮

此篇因膳夫諸職言燕故發明燕之意

嘗謂詩之鹿鳴則曰燕羣臣常隸則曰燕兄弟伐木則曰燕朋友湛露則曰燕諸侯周之燕可謂禮之備而意之周矣今觀周禮禮有燕禮樂有燕樂射有燕射皆所以隆君上之恩而洽臣下之歡也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而特曰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饗燕只及賓客何獨詳於諸侯而略於羣臣耶秋官詞儀亦曰王燕則諸侯至則是亦燕諸侯而已爾故湛露之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又曰厭厭夜飲在宗

禮經會元卷二

燕禮

六

載考其恩意之浹洽諸侯爲至矣然以燕諸侯者推之則其燕羣臣之意可知矣大宗伯曰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賓射之禮親故舊朋友飲食賓射甯非燕及羣臣兄弟朋友耶然嘗攷之膳夫曰王燕飲酒則爲獻王酒正曰王燕飲酒共其計酒正奉之凡泛言燕飲者皆燕臣也獻言勸之以酒若有所獻於臣也君無獻臣之禮故命膳夫主之言臣不可敵君也奉言賜之以酒若有所奉於臣也君無奉臣之禮故命酒正共之言臣不可亢君也南有嘉魚一時

成王樂與賢也。有曰：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樂猶未已。而至於衍，綏猶未足。而至於又思也者，情之有加而無已也。然則燕臣之禮行之於周官者，粲然有文以相接，歌之於周雅者，靡然有恩以相愛。此成王所以燕臣之意歟。

饗食

此篇因外饗諸職言饗故法明饗之意九重者在耆老孤子

外饗掌外祭祀割亨者也邦饗耆老孤子則掌割亨之事饗士庶子亦如之酒正掌共玉飲酒者也凡饗耆老孤子與士庶子皆共其酒槁人掌共內外朝元食者也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按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賓客謂朝聘者外而諸侯賓客有饗則內而羣臣可知蓋臣有以獻於君君必有以饗於臣是以國之貴游子弟宿衛王宮者亦以其禮饗之若夫耆老則不與戎政者也孤子則野

禮經會元卷二 饗食

八

未任事者也先王必隆其禮而饗焉且使掌祭割亨者而掌其事共王飲酒者而共其酒使共外內朝食者而共其食每言饗士庶子則先耆老孤子是待之尤重於士庶子何哉蓋聖人之治天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一征役之施舍必辨其老幼一刑獄之赦宥必憐其老幼此皆尊老慈幼之意也至於遣人掌門關之委積以養其孤者誠以爲天下老者幼者孰非可養之人聖人病其施之不能博而眾不可以盡濟也故孤以老老幼幼之仁而寓

之饗禮爾。按司門曰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謂死事者之父子也。耆老雖不與於戎政亦念其子之死於政也。孤子雖弱未任事亦念其親之死於事也。饗之豈爲無謂乎。周人飲酒皆有限獨於此共其酒而無酌數者蓋粲然有文以相接懽然有文以相愛所以曲盡君臣之至情也。以酒之酌且無數則人君之所以待老幼者其仁爲無窮。蓋養老所以教天下之孝恤孤所以教天下之慈一饗之頃而司徒慈幼養老之教已寓乎其中故曰上老老而民興孝上

孤恤而民不悖。行一物而忠與孝慈之道達焉。故使後世能守是意而推行之則饗老之禮行而絳縣四百甲子之老不辱在泥途矣。饗孤之禮行而受齊之乘車兩馬五邑之賜者不獨一顏庚之子矣。上以是施下以是報。橫草之老執戈之童孰謂後世而無若人哉。

耕藉此篇釋甸師一職因甸師掌藉田故發明崇祭祀之意

甸師掌王藉者也。何以統於冢宰而列於食官。蓋先王設飲食之官。雖以共王膳羞而實崇祭祀之事。甸師而上有膳庖饗享之官。下有獸魚鱉腊之官。皆掌祭祀。先王以事人之禮而事鬼。以事存之禮而事亡。一食而且祭其先。一物而不忘其本。而况粢盛之奉乎。以甸師而列於食官。以見先王一飲食而不忘孝也。記曰。天子親迎於南郊。以共粢盛。謂藉田千畝也。天子三推三公五推諸侯九推庶人終千畝。此耕

禮經會之卷二耕藉

藉田。以教諸侯之孝。今周官但言甸師帥屬耕耨王藉。以時入之。豈特付之有司乎。成王之於農畝。無不躬親其事。詩人歌之。一則曰。曾孫來止。二則曰。曾孫來止。成王之於民田。猶躬戾止。况藉田乎。甸師亦特言其職云爾。按內宰王后帥六宮而生種稷之種。而獻于王。註云。王當以耕于藉田地官舍人亦曰歲時辨種稷之種。以共于王后之春獻種。則其躬耕藉田可知矣。夫以天子自躬親耕之禮。則天下孰不勤於耕。以耕藉而共粢盛。則天下孰不勸于孝。其田千畝。

或有萊田使之共蕭茅果蓏之薦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曠土其徒三百人自耕藉之暇則使之以薪蒸役外內養之事而又足以示天下之無游民故曰耕藉者天下之大教也

同姓

此篇因甸師職言同姓有罪則死刑焉故發明睦族之道

周人以睦族爲重。建國之初。以懿親裂土者五十國。非特從屏衛也。蓋枝葉之庇。本根所繫。支體之愛。脉絡相通。堯之親族。禹之敘族。周之睦族。非惟私。公族以恩而實。教天下以睦也。是故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以賑膳之禮。親兄弟之國。小宗伯以三族之別。辨親疎。巾車則掌金路。而隆同姓之封。司土則正朝儀。而嚴王族之位。司儀則別王儀。而重同姓之揖。凡所以隆親族之恩者至矣。不幸而麗于法。則

禮經會元卷一 同姓

十一

司寇又有議親之辟。以宥之。周人之于王族。可謂仁之至。而義之盡也。自此意不明。而常棣之詩。廢角弓。葛藟之刺。興甚。至同氣相刃。同姓相兵。天下不復見成周忠厚氣象。吁。太宰之繫民。必曰宗。以族得民。司徒之安民。必曰聯。兄弟皆所以陶天下於忠厚之歸也。上之人有族不睦。而欲民德之歸厚。難哉。抑嘗觀甸師氏。惟曰同姓有罪。則死刑焉。夫羣臣之有功者。葬則居於先王之公墓。祭則預於先王之太蒸。今乃有罪。而歸刑于甸師者。亦豈周人之得已哉。同姓

之人亦可以自省矣。

禮經會元卷二 同姓

三

醫官

此篇釋醫師以下五職見先王謹疾之意

天官自宰夫而下。一曰官官。所以凡肘腋之變。二曰食官。所以保身體之安。三曰醫官。所以全性命之正。體統雖殊。而脉絡則一。皆關國本。民命之大者。醫師爲醫官長。下四官各有所掌。食醫和食。疾醫養疾。瘍醫療瘍。獸醫療獸。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懼不精也。人而無恆。不可爲醫。懼不專也。疾醫不使之療。瘍內外之證意也。民醫不使之療。獸民物之職殊也。先王之謹疾重醫如此。觀民之疾。瘍有醫。有以見先王

禮經會元卷二 醫官

十四

仁民之心。觀獸之病。瘍有醫。有以見先王愛物之仁。然而民物安矣。且民與物。治其疾於已然。在君與臣。治其疾於未然。凡人之疾。未有不生於飲食之不慎。故食醫者。當和王之六食。六飲。膳羞醬珍之齊。濕熱寒涼之齊。既以時。眠之酸苦辛醎滑甘之和。又以時調之。牛羊犬豕鴈魚之食。稌黍稷粱麥苽之宜。又必取其味之相成而會之。此不特爲王和之也。故曰凡君子之食。恒放焉。食醫雖不及藥石之具。而以醫名。官是皆保其安於無事之日。養其正於無病之時。而

不待療其疾於既行之後也。雖然尊且貴者固養之於無疾之前。卑且賤者乃治之於已病之後。凌人之藏冰出冰。司燿之出火納火。皆爲民也。冬藏冰而春出火。所以助陽而抑陰。秋納火而夏出冰。所以助陰而抑陽。陰陽既均。疾病不作。是以養之於未然也。不幸而有風雨霜露之感。民之財勢不足以致良醫。官則使人治之。蓋其元氣之眞。必待於保全性命之正。必加之存養。此又醫官之良術歟。然周之膳官醫官。皆統於太宰者。蓋太宰與王論道經邦而變理陰陽者也。其所以養之於無事而圖之於未然者。功居多矣。昔晉平公惑女寵而致疾。而醫和以爲良臣將死。知悼子未葬。平公鼓鐘飲酒。而杜蒯歸咎於太師之不聰。蓋不能救君之過。而忘君之疾。非臣子之責。而誰責歟。後之人有尊君體而重民命。蓋亦相與講求周公之意云。

酒政

此篇釋酒正以下三職見酒之當謹

成周酒政嚴矣。在周書則有酒誥一篇。在周禮則有酒政等官。夫祭祀必有酒。奉養必有酒。燕饗必有酒。是不容一日廢也。然甘酒有戒。酒有征。沈湎有誓。彝酒有誥。先王無不致謹於酒。今周人以酒設官。將共酒邪。抑禁酒邪。是五齊之酒。三酒四飲之物。厚薄之異。清濁之異。新舊之異。此固酒正之所必辨也。祭祀之用。賓客之用。王后世子飲膳之用。耆老孤子士庶子饗食之用。此正酒正之所當共也。其酒材也。

禮經會元卷二 酒政

夫

以式授其實尊也。以法共。不特此爾。先王於飲酒之器。而且有法存焉。彝有舟。以示其過量。則有沈溺之虞。尊有罍。以示其不節。則有浸淫之患。六彝曰彝。所以示其祭酒之有常。六尊曰尊。所以示其祭酒之有等。然此皆示人君節飲之道也。酒人衆人。固奄人也。酒正一官。獨無一語。以示民飲酒之禁。而黨正方且屬民。而飲酒于序。司徒之陽禮。則教之以飲酒。鄉大夫之賓興。則賓之以飲酒。族師雖無飲酒之禮。亦因祭酺而行獻酬。蓋周人未嘗禁民之飲。而亦未嘗縱民。

之飲屬之而必以齒。教之而使不爭。一則曰禮。二則曰禮。又何待於禁乎。萍氏秋官之屬。則掌幾酒。謹酒。司疏市官之屬。則禁以屬游飲酒于市者。此二官雖非酒官之屬。而實操酒禁以禁民者。不如是。則羣囂以亂鄉井。沉酣以敗風俗。而獄訟日益繁滋矣。先王於此。必立法以禁之。非若後世禁民酤酒。而自權其利也。故曰以禮導民而爲禁。則周之鄉飲。人不以爲私。其禁酒也。人不以爲怨。以利罔民而爲禁。則漢之權酤。人不以爲法。其賜酤也。人不以爲恩。

藏冰

此篇釋凌人一職而見冰之重

冰之爲用重矣。在臨風則詠鑿冰。在春秋則書無冰。在月令則記開冰。在左傳則述藏冰。蓋冰之有無。有以驗天命之愆。調冰之出入。有以關民生之安否。此周官所以有凌人之職也。今以其職攷之外。賚之膳。羞必以鑑。酒人漿人之酒體亦以鑑。是飲食不可無冰也。祭祀共鑑。賓客共冰。大喪共夷。漿冰是賓客喪祭不可無冰也。凌人以正歲。十有二月。大寒方盛之時。而令斬冰。則冬月治冰政矣。以二月將獻羔開冰。

禮經會元卷二藏冰

大

而始治鑑。則春月治冰政矣。夏暑方盛而頒冰。則夏月治冰政矣。秋涼不用冰而刷冰室。則秋月亦治冰政矣。無一事而不用冰。無一時而不治冰。政則冰之重可知矣。蓋藏冰將以備暑。而亦所以達陽出水。雖以禦暑而亦所以助陰。陰陽二氣流行於天地之間。一氣未至。則閉塞而爲戕。一氣或過。則乖戾而爲疾。蓋防患者。或養其弱。而抗其強。故方陰之盛。而陽之微也。則鑿冰以達陽。而備暑。或損其有餘。以補其不足。故方陽之隆。而陰之消也。則出水以助陰。而禦暑。

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陽春無淒風秋無苦雨厲疾不作民不夭札。凌人之冰政實有助焉。故周人以凌人一職而繼于膳官醫官酒官之列。蓋將調其氣於無事之先焉。不待藥其病於已然之後也。凌人一職雖無一語及民。然而夏日頒冰則必均及於民矣。不然則冰生於水而寒於水爾。古人拳拳於凌陰之納者。豈知大學所謂伐冰之家。僅止卿大夫而已哉。

鹽政 此篇釋鹽人一職

昔禹任土作貢。而令青州貢鹽。蓋貢其所有。以共王用。爾周官鹽人一職。以百事之不可無鹽。故亦以鹽之用。而共邦事。鹽有數品。有刮於地而得者。其味苦。謂之苦鹽。有熬其波而出者。其鹽散。謂之散鹽。有風其鹵而成者。產于土中。而其味甘甜。謂之飴鹽。有積其水而結者。其形似虎。而非人築成。謂之形鹽。此鹽之名然也。祭祀則共散鹽。而加以苦鹽。取其自然而成。不忘本也。賓客則共散鹽。而加以形鹽。取其如虎

禮經會元卷三 鹽政

之形象其威也。王后世子膳羞則共飴鹽。取其味之甘甜。而可當食也。此鹽之用。然也。自祭祀賓客膳羞之外。更不聞以一毫取民上之人。特資鹽。以共三者之用。而不規其利之可以富國。下之人亦惟資鹽。以共飲食之用。而不牟其利之可以富家。自後世以鹽致富強。而權利之禁始興。齊桓公問管仲。何以爲國。而仲告以海王之國。謹正鹽筴。魯人有猗頓者。用鹽起家。致富與王者埒。鄭當時推轂齊之大煮鹽者。用事漢朝。而權鹽之法始密。漢大司農屬官有幹

官有兩長。丞有水衡都尉。有均輸官。皆主鹽事。以至郡國鹽官。有三十九。鴈門沃陽有長丞。地理誌其法既密。則其官必繁也。是豈周以鹽用。而共邦事之舊也哉。

財計此篇釋太府以下九職見周官理財之法並非王安石所謂理財只是出納會計之法

精

王金陵謂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今觀周官貨賄之入。不過太宰九職九貢之目。爾民職所貢有常額。地職所斂有常制。侯貢所致有常法。尚何待於理乎。然則周人理財之道。非見於理財之日。而見於出納之際。非見於頒財之頃。而見於會計之時。攷之太府九賦以待膳服九事。九貢以待吊用五事。九職之貢以充府庫。式貢之餘以計玩好。太宰所以定爲取財之法。取此財也。太府所以分其頒財之府。頒此財也。內府所受。受此財也。司會所計。計此財也。司書所敘。敘此財也。別其爲金玉則曰貨。別其爲玉幣則曰賄。總而言之則曰財。周官掌財固非一職。而斂散出入之權。太府實主之。故入而受之太府也。分而頒之太府也。凡執事者受財用。受於太府也。凡邦之賦用取具焉。取於太府也。以太府爲府官之長。而司貨賄出入之權。則利權不分。斂散得宜。而出入得以通知之矣。太府而下三官。玉府掌主金玉玩好兵器凡

良貨賄之藏皆式貢之餘財所入焉此王之內帑也
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
之大用與四方所獻之物與婦功所頒之物入焉此
王之公帑也外府則專掌邦布入出以共百物以待
邦之用凡邦之小用皆受焉此亦王之公帑也王之
公帑二內帑一以公用多而私用少也三府各有
所掌而統之以太府則三府不得以行其私太府雖
總其財而制之以太宰則太府亦不得以行其私是
則成周掌財之官然也若夫財之出入必有會計則

禮經會元卷二 財計

三

有司會而下五官以主之司會爲計官之長以參互
考日成則日考之也以月要考月成則月考之也以
歲會考歲成則歲考之也司書爲司會之貳民財器
械之數田野六畜夫家之數山林藪澤之數無不知
焉以逆徵令以受稅法以入要貳以考邦治無不掌
焉職內則掌賦入之數以逆賦用及會則以逆職歲
之出職歲則掌歲出之數以待會計及會則以贊司
會之逆一出一入不總之一職而以二官職之是以
出人相考也職幣一官乃掌幣餘之賦者也歲終則

會其出凡邦之會事以式法贊之是雖式貢餘財既會之而有餘復會之而不妄費也不特此爾司裘何與于會計而歲終且會其裘事掌皮何與于財用而歲終亦會其財齊以二官而繼於計官之列則其細事皆會可知矣此則成周會財之官然也然合掌財之官與會財之官考之太府爲財官長僅有下大夫二人司會爲會官長乃有中大夫二人下大夫四人掌財何其卑且寡會財何其尊且多也蓋分職以受貨賄之出入者其事易持法以校出入之虛實者其事難故曰成周理財之法不在取財而在出財不在頒財而在會計觀此亦可見矣讀周禮者知太府之可以統諸府知司會之可以臨太府又知太宰之可以制司會則理財之法庶乎有可得而論者

內帑

此篇專釋王府一職見周內帑惟此雖私而實公

先儒謂職內爲內帑固不可謂內府爲內帑亦不可愚故以玉府爲天子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玉府所掌王佩服之玉則共之諸侯相會之玉則共之王之燕衣褻器則掌之金玉兵器文織良貨賄之物則藏之至於王有好賜則共其貨賄玉府所掌者如是則供者於是此其爲天子之私藏乎獸人之皮毛觴骨則入于玉府漁人之漁征則入于玉府麀人之皮角觴骨則入于玉府澤人之國澤財物則入于玉府有如遂師言入野職野賦于玉府是亦九職九賦之物然只是野之所入則他處九功九賦不入玉府可知矣玉府之所入者如此則以之而共玩好賜予之用何傷乎又况太府總乎其前司會計乎其後上焉又有太宰以臨之則財雖私而實公帑雖內而猶外也然玉府掌金玉固也兵器貨賄之良內府既受之玉府亦藏之兵器金玉之獻內府既入之玉府亦藏之蓋內府以給公用玉府以爲私藏有內府公用之常而又有玉府私藏之積無事之時一歲所入足支

一歲之用。一旦事起於非常。變生於不測。將何以佐用度之不足者哉。此玉府之藏。又將爲內府之副。非特爲玩好。賜子用也。夫尊爲天子。富有四海。苟一切限制之。而玩好。賜子之費。不得行。則其勢必有所不便利。歸公上。權在一人。苟一切私有之。而經常用度之費。不得預。則其情必有所不安。誠知玉府爲王之內帑。而內府不預焉。又誠知內府爲王之公帑。而玉府實佐焉。則可與語周官之法度矣。

錢幣

此篇因外府掌邦布而論周之錢制

按漢志言太公爲周立九府圜法。錢圜函方。輕重一銖。故泉流於泉布於布矣。泉取其流。布取其布。故司市曰以商賈阜貨而行布。布者欲其流。布行使也。豈非太公始立此法。九府圜轉。而周家君民通同歟。然此特言布之始。而周人作布之意。又果何謂歟。按景王二十一年。將更鑄大錢。單穆公曰。古者天降災厲。於是乎量齋幣。權輕重以救民。夫幣以天災而作。是特權宜之制爾。故司市亦曰。凶荒札喪。市無征而作布。豈非民乏物貴。乃鑄錢以饒民。歟。且夫行布以阜貨而行。貨不通。則布之用窮。作布以濟民。而作民不乏。則布之利輕。今外府掌布。雖曰以共百物。以待邦用。而實小用則給之。若大用則取於餘府。是以古人邦用。且貨賄布泉。皆所以助邦用。而所賴於泉者輕。漢唐以來。鑄錢之令。或寬或嚴。鑄錢之制。或輕或重。鑄錢之數。或多或少。而國家經費。或有餘或不足。動皆以錢爲虛實。曾不知周人外府之布。特以共小用爾。何後世轉倚之。而待邦之大用也。故曰以泉布而

佐邦之小用。則泉布常見。其有餘以泉布而共邦之大用。則泉布常見。其不足。抑嘗因世而考之。載師宅不毛者。出里布。鄭司農曰。里布者。布參印書。廣二寸。長二尺。以爲幣貿易物。按康成之說。布卽泉。爾然布參印書之幣。可以貿易。亦名爲布。則與泉布相爲流通行使者也。殆今之所謂楮幣歟。夫泉布以輔貨賄之流行。參印書之布。又以輔泉貨之貿易。後世動以楮幣爲大計。於是。有錢楮輕重之議。豈職古人作布之意哉。

內政

此篇釋內宰以下諸職見周人家法之嚴

太宰佐王統百官者也。而其分職率屬。不惟統王朝而王宮之政得與焉。不惟統王官而王寢之政亦及焉。不惟及王寢而后宮之政亦屬焉。此見宮中府中合爲一體。而大臣無所不統也。蓋天下之治。自閨門衽席之微而達之於朝廷。表著之位。自朝廷表著之近而達於鄉田井牧之間。未有內不理而外能順。家不齊而國自治者。文王造周。由兄弟而家。邦自刑寡妻始。由邦國而鄉人。自正夫婦始。成王周公之守家

禮經會元卷二 內政

无

法其可不於王內政令致謹乎。今以內宰攷之。王之所以治國者。內宰以之。而佐后。太宰之所以治府者。內宰以之。而理宮。又況以陰禮教六宮九嬪。則后宮之人無不由乎禮。以婦職之法教九御。則后宮之人無不共其職。禁其奇。表無邪行也。展其功緒。無廢事也。不特此爾。內小臣掌后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則猶王之太僕也。內豎掌外內通令。凡小事則猶王之小臣也。閨人掌王宮中門之禁。幾其出入。以時啟閉。則宮門之禁嚴矣。寺人掌內人女官之戒令。

相導其出入而糾之。則宮庭之糾察密矣。王有太祝。后亦有女祝。王有太史。后亦有女史。王有司服。后亦有內司服。王有弁師。后亦有追師。特外以士人爲之內。以奄奚爲之。以內外之不相混。宮庭之不容雜處也。以至典婦功。絲枲三官。此后宫女功事也。奚用士人爲之。是以外人而稽女功也。染人追師。屨人三官。此后官服飾事也。亦用士人爲之。是以外人而治服飾也。此最人主奢儉所繫。后宮風化所關。非士人爲之。則害國政矣。大抵王后均體者也。王聽男教。后聽

婦順。王理陽道。后治陰德。王聽外治。后聽內職。王之於后。如日之於月。陽之於陰。相須而後成者。也是故古者天子立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后亦立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理內之職。與治外同。則是齊家之道。無以異於治國也。是以王之三公論道經邦。官不必備。惟其人。則后之三夫人亦坐而論婦禮。無官職宜也。九嬪猶孤卿也。分職率屬。其任爲重。內宰旣以婦職之法教九御。九嬪又以婦學之法教九御。蓋一嬪統九御。九九則八十一

御妻矣。女御以時而御。王所以歲時而獻功事。世婦則猶大夫之職。鄭氏謂世婦不言數。君子不苟於色。有德則充。無則闕是也。由前而觀。則后宮之官不虛設。由後而觀。則后宮之職不徒分。成周齊家之道。亦可概見。况存統之以內宰。臨之以太宰。而又儀刑之以一人。自然內和而家理矣。詩人言艷妻之嬭。猶知歸咎於皇父。卿士家伯冢宰之不得其人。褒姒嫉妬。讒巧敗國。巷伯之詩。所謂萋菲貝錦。哆侈南箕者。寺人孟子尙能言之。蓋其家法相承。耳目習熟。尙知周禮。王內之政不爾也。况當成周盛時。成王周公身爲之。而身行之。家齊而國以治。國治而天下以平。尙何以議爲哉。

禮經會元卷二 內政

三

王有六寢。大寢一。小寢五。后有六宮。正宮一。後宮五。天官宮人掌王六寢之修。宮人修六寢爲太宰屬官。是王寢與王朝宮相通也。內官有內小臣寺人等官。皆爲內宰之屬。而統於太宰。則是后宮之官與王朝相通也。春官世婦以卿帥六宮。內事有通于外者。世婦掌之。是則王朝之六卿皆與聞乎。

六宮之事矣

禮經會元卷二

內編

三

按鄭司農釋闔人中門之禁曰王有五門外曰皋門
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
虎門一曰畢門康成曰雉門三門也夫皋者遠也門
最在外故曰皋庫門言有所藏也雉門取其文明也
應門謂居此以應治也路門取其大也畫虎焉故曰
虎門路門謂之畢門者言自外至此而畢故又曰畢
此五門之義也蓋古者營國必先立爲門制以示
尊卑名分定焉政令出焉觀望繫焉門而可踰則上

下等級不復可限矣語稱邦君樹塞門記稱諸侯不
臺門雉門南門之作春秋書之防僭越也况外朝在
皋門之內而詢事繁訟於是乎入焉象魏在雉門之
側而帥民觀象於是乎在焉治朝在南門之內而王
日眠事於是乎出焉燕朝在路門之內而路門之制
司王朝者在焉達躬民者在焉衛王宮者居焉蹕王
宮者居焉對月而詔王居焉豈特隆九重之勢而壯
萬里之威者哉知門制所以嚴君臣之等級又知門
制所以通君臣之政令則知周人立門之制不苟矣

奄官

此篇因天官酒人內小臣諸職有用奄者而言用奄之得失

周人治內之政詳矣。而凡設官分職皆以士大夫爲之。必不得已。而列在內庭供給內事者。始用奄人。王金陵曰。奄之爲言閉也。考周禮掌戮曰。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宮。刑者使守圜。髡者使守積。先王無絕人之心。未嘗不用刑人也。奄者犯宮刑。漢之所謂宦人也。然則周人果近刑人乎。曰非也。攷之周禮。天官之屬除閹人。寺人。內豎之外。用奄者。凡二十九人。其職不過酒人。漿人。鬻人。醢人。鹽人。冢人。內司。服。縫人而已。內小臣一職。以其掌后服位禮命。故擇奄之賢士爲之地官之屬。用奄者十有二人。其職不過春人。饎人。藁人而已。春官之屬用奄者止八人。其職不過守祧而已。總三官而論之。直四十有九人耳。而其下爲之共給服役者。皆不過女奚之徒。且皆不得預下士之列。獨內小臣一官。言士爾。成周之用奄人。非酒鹽之微。則春饎之賤。非戶庭之隱。則祧廟之幽耳。雖曰刑人。何嘗一日得在君側。而天子與之相近耶。周衰。入于春秋。勃貂立公子無虧。則奄

人預廢置矣。繆賢薦舍人藺相如。則奄人預薦舉矣。恃勢怙寵。竊權弄柄。至漢唐爲甚。宏恭石顯。久典樞機。而張堪蕭望之。不得用。曹節王甫。搖弄國柄。而陳蕃竇武。不得行。則政柄歸奄人矣。魚朝恩管神策兵。吐突承璀爲招討使。韓全義討淮西。賈夏國監其軍。高崇文討蜀。劉正亮監其軍。則兵權歸奄人矣。古人以輿臺待奄人。則刑人之用爲無傷。後世以樞筦付奄人。則刑人之用爲有害。士大夫彌縫王闕。沮抑姦謀。必曰天子不用刑人。如曰奄人非刑人。則天子得以親信之矣。漢人所謂手挾王爵。口含天憲。唐人所謂西頭勢重。南衙樞機。權重宰相。尙何足怪也哉。

教化

此篇釋大司徒一職見教必先養有恆產者有恆心○讀此篇知吳草廬諸人以地官之文改作冬官者誤矣

前乎周官舜命契爲司徒則曰敬敷五教後乎周官則穆王命君牙爲司徒則曰宏敷五典司徒之掌教典尚矣故成王作周官亦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然司徒之教舍五者之外無他物攷之周禮司徒曰掌邦教典曰教典職曰教職象曰教象法曰教法官曰教官之屬意其爲教不出此也今觀其屬所謂教官者不過師氏保氏司諫司教六七人而已何

禮經會元卷二 教化

三六

以謂之教官之屬又觀司徒之職大半皆土地封疆之政所謂教者亦曰惟十有二教曰三物之教曰五禮六樂之教云爾豈司徒所掌之教僅止於此耶詳考其職先曰以土會之法辨五物之地繼之曰因此五物者民之常而施十有二教焉以此推之則司徒之教可知矣蓋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先王不先制民之產以淑民之心而欲以言語文字誦說傳授者爲教徒善豈足以爲政哉故嘗謂司徒之教必先有以得地利而後可以淑人心既有以

人心而後可以全。天理以土會辨五地之物生順民物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土。宅民居也。以土宜辨十有二壤。教稼穡也。以土均辨五物九等均地征也。以土圭測日景求地中。定民極也。外而治邦國之封疆。正畿封也。外而造都鄙之地域。建田疇也。如是則地利可得矣。地利既得。則惟土物愛者。厥心藏安。土厚仁者。故能愛於是乎。合五家爲比。使之相保。至五州爲鄉。使之相實。所以聯其比居。以頒職事。十有二于邦國都鄙。使以登萬民。所以厚其俗。如是則人心可淑。

禮經會元卷二 教化

三

矣。人心既淑。則生厚而不爲物遷。性靜而不爲物動。然後十二教可以施。鄉三物可以教。五禮可以防僞。而教之中。六樂可以防情。而教之和。正月教象。可以使之並觀矣。如此則五教不待敷而自敬。五典不待敷而自宏。天理豈有不全者乎。若是而猶有不率教之民。則以鄉入刑而糾之。又有不服教而興獄訟者。則聽而斷之。歸於司寇士師之官。是以遏人欲而存天理也。故六十官屬。雖曰整頓田疇。分畫郊里。征斂賦役。掌管山川。紀綱門市。局鑄倉廩。而先王之

教已流行乎。其中豈待倚師保六七人而已哉。大抵先王教民自田野始。幽詩言風化之由。孟子言王道之始。無非因民之常而施教也。後世聽其自生自養而無以保其安。土之仁聽其相刃相剮而無以導其愛物之善。學校之事付之有司。雖可以形人之善而不可以善人之心。上爲文具下爲觀美。惜乎無以司徒教民之意告之者。

王畿

此篇釋大司徒土圭求地中一條專主隨地求中之意與鄭成康之說不同

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蓋王畿天下之本所以觀萬國而示儀總八方而爲極也人知有極則東西南北於是乎求中人知所止則先後遠近於是乎取中聖人爲民立極立中道以爲標準可不於王畿千里之地而先正其本乎是故司徒建國必求地中測之以土圭正之以日景南北東西必揆其中朝夕長短必眠其中寒暑風陰必度其中測其土深欲其淺深得中也正以日至欲其長短得

禮經會元卷二 王畿

堯

中也 土圭致日之法當以冬夏以其短長之極也 日至之景尺有五寸則與土圭等矣是謂地中既得其中則天地合而四時交風雨會而陰陽和然則萬國阜安乃建王國焉 鄭司農惑於地中之說謂今潁川陽城地爲然彼徒見周人營洛謂之土中不知洛書爲中乃取其四方朝貢道理均爾如以洛爲土中然後建國則豐鎬果爲不中乎 蓋中在天地間不容以定名也一家有一家之中一國有一國之中天下有天下之中先王建國亦隨其地面求其中爾

封建

王制孟子皆言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與武成列爵惟五分。土惟三之制同。今考之周禮。大司徒曰公五百里。侯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職方氏曰。封公以方五百里。則四公。方四百里。則六侯。三百里。則七伯。二百里。則二十五子。百里。則百男。凡五等也。與王制孟子武成不同。漢儒紛紛。或以爲附庸。或以爲斥大土宇。或以爲開方里數。或以爲夏商周異制。然此在王制。孟子武成周禮自有明文。

禮經卷二 封建

里

第說者不察。爾王制曰公侯地方百里。孟子曰公侯地方百里。伯子男皆以是差等。蓋王制言王者之制。爵祿故以分田制祿。言孟子言周室之班爵祿。故以分地制祿。言武城以分土。對列爵言之。是亦以分土制祿言之也。周禮則不然。諸公之地。以封疆言。則五百里。至諸男之地。以封疆言。則百里。是以封疆所至之地言之。故有五等也。公之封疆雖五百里。而受田食祿則百里而已。侯伯封疆雖四百里三百里。而受田食祿則七十里而已。子男封疆雖二百里百里。而

受田食祿則五十里而已。如今之郡縣大小各有差而俸秩乃其祿也。又如今之食邑多寡各有數而實封乃其所食之祿也。以封疆言則五等以食祿言則三等。此其所以不同歟。曰封疆者合山林川澤宮室涂巷所占之地言之也。曰食者此合封疆所出之稅而王食其貢如九貢致邦貢之用。山師川師致山林川澤珍異之物是也。至成周封國之意按王制曰五國以爲屬屬有長十國以爲連連有帥三十國以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爲州州有伯此與尚書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之意同考之周禮司馬職曰建牧立長以爲邦國比小事大以和邦國職方氏曰凡邦國小大相維王設其牧形方氏曰使小國事大國大國比小國先王建國必爲是相維相比之制蓋有以維之則小大相統可以潛消其姦尤之謀有以比之則小大相承可以陰弭其憑陵之患也。惜夫先王建國之意至春秋寢失矣。

井田 此篇釋大司徒造都鄙一條

經野不殊乎九夫。一井度地不離夫三等。大司徒不
百晦一易之地家二百晦再易之地家三百晦遂人
上地夫一廛田百晦菜地五十晦中地夫一廛田百
晦菜百晦下地夫一廛田百晦菜二百晦
受田不過乎百畝。此井田之地
制也。蓋古者用民之力則必受之以田。小司徒言
上地家七人。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
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者家二人。大司馬言可用
者亦如之。遂人曰。以強子任毗。謂餘夫強有力者。則
予之田而任其力是也。孟子所謂餘夫二十五畝也。

禮經會元卷二 井田

聖

說者謂小司徒之所井牧者六鄉之田。遂人之所辨
治者六遂之田。自鄉遂之外。則爲都邑之田。如載師
所謂公邑家邑小都大都之田。任甸稍縣。疆之地。是
也。考之載師。又有宅田土田賈田。任近郊之地。官田
牛田。賞田。牧田。任遠郊之地。蓋鄉遂止有十五萬家。
自十五萬夫。及餘夫受田之外。其餘則爲七等之田。
是以致仕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宅田。仕有祿者。受田
如圭田。則曰士田。賈人在市。其家所受田。則曰賈田。
庶人在官者。其家所受田。則曰官田。田賦所出以餉。

牛者曰牛田。田賦所出以餉馬者曰牧田。公卿大夫有功而受賞者曰賞田。此載師七等受田之制然也。孟子曰：仁政自經界始。是故大司徒之造都鄙而繼曰分地職，制地貢。小司徒之經土地而繼曰任地事，令貢賦。遂人之頒田野而繼曰頒職作事以任貢賦。載師之物地事，投地職亦必辨任土之征。蓋經野以分田則必足賦以制祿也。孟子曰：請野九一而助。

國中什一使自賦。國中言鄉野言遂也。分而言之是鄉用貢法，遂用助法矣。蓋六鄉於王畿爲近而皆君

禮經會元卷二 井田

器

子故使之什一自賦。其粟則藏於倉人。六遂於王畿爲遠而皆野人故使之九一而助。其粟則聚於旅師。貢與助法通行。故曰百畝而徹。周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又曰：駿發爾私，終三十畝。田有公私之別，則其爲助可知矣。故遂人曰：以興耜利耜，謂興起眾民共治公田也。里宰曰：以歲時合耦于耜，謂合眾力耜耕公田也。旅師曰：掌聚野之耒粟，謂公田所收之粟也。田野者是遂人所掌邦之野也。助之一字惟見於大遂之官。是六遂爲助法明矣。自春秋以來，宣公

初稅畝而公田之法壞矣。宣公既取公田之稅，又取私畝而稅之，則是什而二之也。春秋譏之。至哀公二猶不足，是自宣公以來，周之徹法已不復行。况戰國暴君污吏乎。故孟子謂貢法未可盡廢，而助法不可不行。請野九一而助，所以寬野人。國中什一使自賦，所以待國中之君子。此孟子救時之論，亦周公受田之制也。

康成鄉遂用貢，都鄙用助之說，朱子亦主之，不必力破鄭說，故篇中刪節處過多。

井邑圖

井	井
邑	邑
井	井
井	井
井	井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邑

邛

邛

禮經會卷二 井田

四六

邛甸圖

邛	邛
甸	甸
邛	邛
縣	縣

都

縣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甸

縣

縣

荒政

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散利薄征緩刑弛力舍禁去幾書禮殺哀蓄樂多昏索鬼神除盜賊又曰大荒大札又令邦國移民通財舍禁弛力薄征緩刑其拳拳於聚民可謂至矣而其存恤賑救之意又散見於六屬之中鄉師以歲時賙萬民之艱阨以王命施惠司救凡歲時有天患民病則以王命施惠司稼則均萬民之食而調其急而平其興卽荒政之散利也司市凶荒則市無征司關國凶荒則無關門之征

禮經會元卷一

荒政

聖

卽荒政之去幾也司徒救荒故言去幾司關禦暴故言猶幾均人凶札則無力征無財賦卽荒政之弛力也廩人若食不能人二鬴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則殺禮司服大荒則素服卽荒政之書禮也大司樂大凶大裁令弛縣卽荒政之蓄樂也士師若邦凶荒則令移民通財糾守緩刑朝士若邦凶荒則令邦國都縣慮刑聚卽荒政之緩刑也小宗伯大裁及執事禱祠於上下神元太祝大裁彌祠社稷禱祠家宗人以至日致天神人鬼

地元物魁以禴國之凶荒卽荒政之索鬼神也六官之屬苟可以爲荒政之助者無不致其詳焉成周聚民之意可謂仁之至義之盡矣然此十有二政固皆有以利民矣一以散利爲先則其關繫民命尤急也蓋古者三年耕必餘一年之食九年耕必餘三年之食預爲先備以爲散利之地是以周人有倉人掌粟入之藏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旅師則聚野粟平頒其興積施其惠遺人掌縣都之委積以待凶荒皆先爲之條也後世獨一常平義倉之法有倉人藏粟旅師聚粟遺人委積之政誠可以爲荒政散利之助者也周人荒政以除盜賊居其末蓋亦甚不得已也

鄉遂 此篇因大司徒職言比閭族黨州鄉而論鄉遂之制專就其設官之多言

司徒曰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此六鄉之比也遂人曰五家爲鄰五鄰爲里四里爲鄴五鄴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都此六遂之比也六鄉六遂各七萬五千家五家爲比則有二千五百比長以下士爲之合六鄉有萬五千下士矣五比爲閭則有五百閭胥以中士爲之合六鄉則三千中士矣四閭爲族則有一百二十五族師以上士爲之合六鄉則七百五十上士矣五族爲黨

禮經會元卷二 鄉遂

兪

則有二十五黨正以下大夫爲之合六鄉則百五十下大夫矣五黨爲州則有五州長以中大夫爲之合六鄉則有三十中大夫矣五州爲鄉則鄉大夫一人以卿爲之則六鄉合六卿矣六遂之數亦然但每官各卑鄉官一秩爾六鄉之官凡一萬八千九百三十六人六鄉七萬五千家而祿有萬八千餘官說者多疑其不給不知鄉老且以三公兼之鄉大夫則以六卿兼之其他中大夫下大夫之屬必以朝臣兼之比長閭胥族師之士亦必以六鄉之民爲之如鄉大夫

所謂使民興賢出使長之是也。況自鄉大夫而下。並無府史胥徒六遂之官。皆然。其不設局分可知矣。雖曰萬有八千餘官。而祿之以七萬五千家之賦。豈有不給者哉。然嘗疑之。司徒之教飲。惟曰鄉飲。射惟曰鄉射。賓興惟曰鄉三物。糾民惟曰鄉八刑。歲時邦治之讀。德行道藝之選。友弟睦婣任恤之書。惟及六鄉而不及遂。先王何詳於六鄉之教。而獨略於六遂耶。孟子曰。無野人。莫養君子。無君子。莫治野人。在六遂者。士則曰野。民則曰氓。牲曰野牲。職曰野職。道曰野道。役曰野役。賦曰野賦。周人爲是。先後詳略之敘者。所以別野人也。鄉遂之官。皆王官。鄉遂之民。皆王民。先王未嘗以內外殊觀也。是故鄉大夫三年大比。則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遂大夫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氓。明其有功屬其地治者。鄭氏以爲賢能之舉。亦如六鄉之爲。則其所以待六遂之人。才猶其待六鄉之人。才也。愚故曰。觀周人三物之教。詳於鄉而略于遂。則知先王不易俗。而修教。觀周人三年之比。賓于鄉而興于遂。則知先王不以地而棄才。

役法

此篇因小司徒言征役之施舍而備論周人役民之法見其役雖繁而用之甚寬

成周役民之法其要有四。比閭族黨是鄉之役。在民府史胥徒是官之役。在民伍兩卒旅是兵之役。在民蒐苗獮狩是鄉之役。在民在鄉之役也。常在官之役也。久在田之役也。簡在兵之役也。疎在鄉在官。猶祿之廩餼在兵在民。則民皆自給之矣。其他大事致民則追捕之役也。大故致民則守衛之役也。城郭溝渠塗巷之役則治之。牛馬車輦委輸之役則共之。其爲役若繁矣。然小司徒之均土地。上地家三人。中地二

禮經會元卷二 役法

五

家五人。下地家二人。是均之以土地之美惡也。鄉大夫之登夫家。國中自七尺以及六十。野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是均之以國野之遠近也。均人之均力政。豐年則旬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是又均之以年歲之上下也。不特此爾。小司徒之起徒役。則無過一人。遂人之致甿。則惟以下劑。是其用民之力。不亦甚寬矣乎。况鄉大夫辨其役之可舍者。貴者賢者能者。服公事者。老者疾者。皆舍。則役之又有其等矣。是以爲用之民。不惟不以役爲勞。又將役以皆爲樂。由

前觀之。經始勿。玉庶民。子來則民樂。于爲臺之役矣。由後觀之。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則民樂于作室之役矣。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是不以田役爲勞也。王事多難。不遑啟處。是不以兵役爲勞也。後之役民。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則其役困于力。小東大東。杼柚其空。則其役傷于財。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此役之不均也。王事靡盬。不遑將父。此役之不時也。以至降縣之老。亦與城杞。雖老者。不舍也。丞相之子。亦令戍邊。雖貴者。不舍也。後人之役。如是。抑何怪斯民之不求規。

禮經會元卷二

役法

五

避哉。抑嘗考之。均人豐年用三日。中年二日。無年一日。此卽王制所謂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也。顧東山之役。三年而歸。采薇之戍。自春徂冬。此豈三月可辨之事哉。大抵力役以三日爲斷。謂城郭溝渠涂巷之治。牛馬車輦委輸之役也。而軍旅行役。不與焉。嘗觀今之役法。田役兵役。旣不及民。府史胥徒。則今之僱役也。比閭族黨。則今之差法也。僱役旣出。稅以僱之。差役則不免出力以任之。所謂差役者。里正保長是也。夫有產則有役。皆職分之所當役也。今皆規避。

以求免何耶。蓋今之保長猶比長閭胥也。今之里正猶族師黨正也。一日執役于官則視之不啻如胥徒之賤。况又責之以所不堪供之財。迫之以所不能任之力。民亦何樂而爲此役哉。不思漢之鄉老嗇夫且皆有秩。後魏之鄰長里長亦復繇戍。隋之州縣鄉官悉由吏部除授。唐之里正村正皆以勳品以下者充之。是猶有比閭族黨之遺意。今何爲而以胥徒待之也。

軍賦

此篇因小徒言伍兩卒旅師軍而論周之軍賦

按大司馬制軍天子王畿六軍公大國三軍侯伯次國二軍子男小國一軍此制軍六等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家起一人爲軍則六鄉爲六軍矣六遂亦七萬五千家合六遂六鄉則可制十二軍有十二軍之眾僅制爲六軍可見先王之不盡民力也不特此爾司徒司馬皆言上地可任者家三人中地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可任者家二人一井凡八家姑以下地言之則可任者十六人凡起徒

禮經會元卷二軍賦

四

役無過家一人則一井只八人爾故遂人曰以下劑致氓民雖受上田中田而會之惟以下劑爲率其寬民力可知也上地有三人之數而起役惟一人則役未嘗盡調也鄉遂有十二軍之制而制軍惟六軍則兵未嘗盡行也又况有萬二千五百人居則爲比閭族黨州鄉會則爲伍兩卒旅師軍他日之五長兩司馬卽平日之比長閭胥也他日之卒長旅師卽平日之族師黨正也他日之師長將軍卽平日之州長鄉大夫也恩足相恤義足相救服容足以相別聲音足

以相識則以之起軍旅以之作田役以之比追胥如子弟之衛父兄手足之捍頭目豈有規避而不行者哉考之周禮徒役只發一人惟田與追胥竭作註云追逐寇也胥捕盜也習田固可竭作追胥寇盜雖曰使之盡行恐未必盡竭鄉遂之民意必有遞征之法也且如魯人三郊三遂亦可作六軍而大國只三軍而已且不盡用其民至盡作州兵是盡一州二千五百家皆使爲兵而不留羨卒也晉作三行是盡鄉遂七萬五千家皆使爲軍而不留半兵也故君子譏之

以其非周人制軍之意也然此特制軍之法爾周人又因井田以制軍賦周禮雖不詳言軍賦而小司徒登其鄉之六畜車輦鄉師簡其鼓鐸旗物兵器族師合卒伍簡兵器以鼓鐸旗物帥而至遂人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遂師登其夫家六畜車輦鄴長作民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則凡軍旅田役之所當需者鄉遂之官皆素備於平日豈特臨時而後修車馬備器械也哉不特此爾鄉師有軍旅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作其眾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

旗鼓兵器帥而至。稍人若有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司徒車輦帥而至。以聽於司馬。縣師稍人以甸稍縣都爲名。凡有軍旅則屬于司馬。則是耶乘之賦。通內外皆然也。是雖不詳乎軍賦。而兵寓于農。賦藏于民。作而用之。自有成法。故軍旅不言賦之數。以其皆出夫田。而有定額也。又况小司馬之職。有闕文。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又皆缺職。安知軍賦不見于此。而俱不存耶。若夫外府。軍旅共其財用之幣。齋遺人師旅。掌道路之委積。委人軍旅。共其委積。新芻廩人師役。則治其糧與食。倉人戎事。共道路穀積。飲食之具。此皆待官府給軍事者。與六軍無預。六軍家自爲兵。人自爲備。居有積倉。行有裹糧。非公家之所給也。書曰。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峙乃糗糧。是侯國三軍皆鄉。遂自共之。推此則六軍可知矣。是以太宰之職。九賦斂財。皆有以待其用。獨不及軍旅。九式均財。皆有以爲之法。而亦不及軍旅。豈非農皆爲兵。兵皆自賦。初無煩于廩給。故亦不煩于均節歟。

選舉

此篇釋鄉大夫賓興之制因論鄉舉里選其本在教

鄉大夫賓興之制三年大比則合六鄉之民而考其德行道藝有德行者爲賢則與其賢有道藝者爲能則與其能既有賢能之可興則鄉老以三公之尊鄉大夫以六卿之貴與夫六鄉之吏以士大夫之賢以鄉飲酒之禮禮而賓之夫以六鄉之民得與士大夫相酬酢是以賢能之可尊而尊其人也賓之明日以其書獻之于王王乃拜而受之登于天府內史掌詔王治乃書其貳將以詔王用之夫以六鄉之士而可

禮經會元卷二

選舉

七

以當天子之拜可以聯祖廟之藏是又以賢能之可敬而敬其書也蓋自鄉大夫以正月頒法教民之時而其考察者卽德行道藝也黨正以正歲屬民讀法之時而所書者亦德行道藝也族師所書雖曰孝友睦姻有學閭胥所書雖曰敬敏任恤無非德行道藝特于二十五家之閭百家之族凡有一行一藝皆書之而未遽責其德行道藝之全備爾不惟是爾大司徒掌教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六德六行六藝者卽此物也以至司諫雖非六鄉之吏而掌

糾萬民之德而勸之朋友。正其行而強之道。藝巡問而觀察之。以時書其德行道藝。皆此物也。平日之教者。以此則今日之興者。亦以此。平日之書者。以此則今日之考者。亦以此。教之之初。已爲賓興之地。興之日。尚何負于賓禮之隆哉。大哉成周之教。不獨六鄉爲然也。宮正之糾宮衛。必曰糾其德行。教之道。藝師氏保氏之教國子。必曰教以德行。養以道藝。是無往而不爲德行道藝也。而況于三年賓興之選乎。

賢能之興。皆出於此。此鄉舉里選之所以爲公也。以

所興之人。而還以長之。以所興之人。而還以治之。入而在官府治事者。此人也。出而在比閭爲長者。此人也。興利除害。趨事赴功。孰非此德行道藝之人者哉。成周以德行道藝教民。而司徒三物之教。惟六德六行六藝爾。道不知爲何物。然則道之爲教。非可以一端名也。孟子以養生送死無憾。爲王道之始。韓子以士農工賈之民。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位。推而至于宮室桑麻粟米蔬果魚肉之物。而歸之道化之原。無非道也。

